



红楼

丛谈

天不拘兮地不
礙心頭無善心
無惡只因假鍊
通靈液使兩人

鈴清脂痕污寶
光房櫳日夜因
此共沈酣一夢
終須醒覺情債
清好敬備

自語說錫
良緣巧對
金銀一更
作玉之配

龚鹏程 著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丛谈

龚鹏程 著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丛谈 / 龚鹏程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6.6

ISBN 978-7-5474-1890-1

I. ①红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—文集
IV. ①I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9016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70毫米×228毫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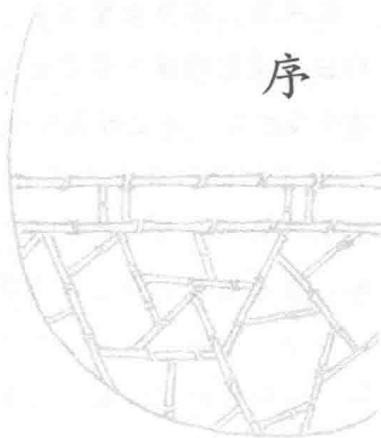
21.25印张 270千字
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9.80元

自序



古人说：“男不读水浒，女不读红楼”，言简意赅，已说明了今天热门的性别阅读理论之精义。确实，男孩子喜欢看的书，硬是跟女孩儿不同。就像女生热衷替洋娃娃换妆打扮、抱着绒布狗儿说悄悄话，男孩子则飞扬跳踉、舞刀弄棍那般。我小时喜欢读的，正是水浒三国、平南扫北、征东征西、封神榜西洋记、天宝图地宝图、施公案彭公案、三侠七侠十三侠之类；读到近视陡增，读到课堂上被老师当众撕书，读到在书店被老板赶了出来，读到爸爸拿着棍子去书店打我，都不能减损一丝丝我看这些小说的兴头，迷得很咧！

可是，一碰到才子佳人，我就扔到一边去了。什么多情公子、才貌佳人，无非愁思啼痕、柔情蜜意。讲的是鸡毛蒜皮的琐事，黏搭搭、软趴趴，脂粉气、娘娘腔，我一点儿都没兴趣。同学之间，也从没听说过有谁是看这种东西的。

《红楼梦》，我应该是看过的，但毫无印象。不像《水浒》那一堆小说。那些书呀，我有些只在书店街门口站着瞄过一遍，至今就再也没见着，可是四十年下来，依然印象深刻。《红楼》却不，完全不记得。所以后来颇

以此为耻。特别是考上大学后，班上马叔礼等人喜谈《红楼梦》、说《未央歌》，我一概未读，不免自惭形秽。因为据他们说，或我在各种书刊资料上都看到人们说，《红楼梦》是非常非常好的小说，非常非常重要，甚或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，所以好像我也非读它一读不可。

可是，读《红楼》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不知读了多少遍，都只读到第五回。以后的，无论怎么看，都看不下去。看了也永远不记得，所以每次都得再从头看起。看来看去，除了知道贾宝玉跟林黛玉、薛宝钗谈恋爱，后来出了家以外，其余，俱属茫然。这在我的阅读经验中简直是奇遇。《红楼》这部书，仿佛每次我读时就升起壶公教费长房的法术：五里雾，把书跟我都罩入雾中。读完以后，则如人刚从雾里走出来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有一身雾气，及满心既迷蒙又恍惚若有所经的感觉。

读不懂，当然也就不喜欢。不过，老实说，也谈不上喜不喜欢，因为根本就没印象。

对此，我很困惑，也很感愧疚。幸而后来看胡适先生的资料，才知胡先生原来也跟我差不多，读《红楼》也屡屡不能终卷；后来成了红学专家、一派宗师，《红楼》也还是读不下去。

后来情况有点改变，是因高阳先生的缘故。

高阳的红学，自成一格，曾出版《红楼一家言》，确乎是纵横博辩，自成一家的。且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，他写出来的，远不及胸中所蕴之什一。每逢酒边灯下，唾咳珠玉，那才真是妙绪纷纶哩！我偶侍谈席，听他谈清史、说曹家，也是一头雾水。勉力追蹶，应和几句，实在深以为苦。但他竟误以为我懂得一点，常愿找我聊聊。我不便过拂长者之意，只好再回头去读《红楼》，同时并把各家红学论著一一觅来研究一番，对勘辨证。反复久之，乃稍得其腠理，逐渐摸索出了些头绪。

这时，我最有兴趣的，就是这个“读者”的问题。

历来红学家，都在大谈作者。作者为谁、生平如何、为何写这本书，是红学自传派索隐派的争论核心。另有一部分，则是谈作品：这本书的结构、

写法、主题、人物、修辞、美学等等。我却因读《红楼》的经验特殊，所以会特别想到：像我这样的读者，对此书有此等感受，跟其他人颇为不同，起码显示了男女阅读有异，古代那些读《红楼》而甘为情死的女子，其读书所见，即与我殊趣。而另一些人读此书的看法也彼此互歧，诠释完全不一。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读这本书，又读成这个样？

这个读者的问题，跟高阳先生想谈的事，其实很不一样。我想做的，是《红楼》诠释史或《红楼》诠释形态的梳理，也想藉此整理我读《红楼》时混乱的思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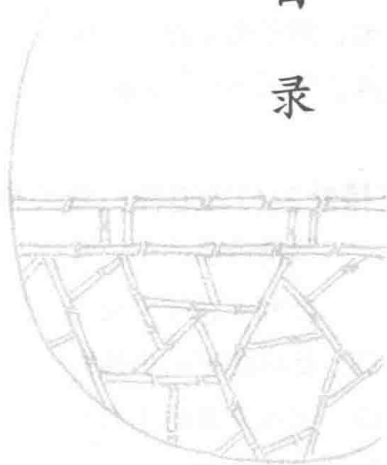
由读者阅读与诠释的角度看，《红楼梦》的读者会因不同时代、不同性别、不同思想背景、不同着眼点，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及诠释结果，读出许多不同的《红楼梦》来。这虽然是一般阅读活动的通例，但《红楼》似乎格外特别，其原因，我猜是《红楼》的写法特殊，即真即假，是非两行。故这种书籍与读者特殊的互动形态，若仔细观察之，不唯深具趣味，对“读《红楼梦》”这件事更可有深刻的了解，亦更可对阅读与诠释行为进行方法学的探讨，具有高度的理论意涵。

不过，因我杂务太多，歧路亡羊，《红楼梦》诠释史，迄未写成，只因缘际会写了《红楼猜梦》等文。加上高阳先生逝世，相与快谈《红楼》之机会渐少，故亦渐懒于理此艺业。而并世红学名家，于此书虽各有卓见，但我既与大家均不同调，是以也不妨缄言默尔。那些论《红楼梦》的稿子，杂七杂八，遂一直闲置筐中，未予整辑成编。

去年六月，辞掉佛光大学校长一职。十年辛勤，建此大赏，一旦弃去，回首之间，殆若梦然。大观园、干净土，繁华热闹，群贤毕至者，转瞬已再沧桑。而于此谣诼谤讟、巷议街谈蜚集之际，重读我那些谈红楼论风月的文章，便别有一番滋味了。爰辑旧制，以供世之读《红楼梦》者参考，亦以此思往事而念旧游也。

二〇〇四年元旦，志于云起楼

目 录



自序 / 1

红楼猜梦：《红楼梦》的诠释问题 / 1

- 一、中国人的梦 / 1
- 二、梦醒了吗？ / 4
- 三、解梦的方法：在迷与悟之间 / 8
- 四、诠释路向的考察 / 15
- 五、众声喧哗的世界 / 20

所谓索隐派红学 / 25

- 一、明珠家事说 / 26
- 二、世祖与董鄂妃说 / 36
- 三、张侯说 / 39
- 四、傅恒说 / 40
- 五、和珅说 / 41

- 六、袁子才说 / 42
- 七、六王七王说 / 43
- 八、争天下说 / 43

《红楼梦》与儒道释三教关系 / 59

- 一、毁僧谤道的小说? / 59
- 二、批判礼教的小说? / 62
- 三、信崇儒家的小说? / 67
- 四、宗本佛道的小说? / 70
- 五、以情悟道 / 73
- 六、警幻归真 / 78
- 七、情悟双行 / 83

红楼情史 / 89

- 一、红楼误历 / 89
- 二、情书史事 / 93
- 三、“情史” / 97

读《红楼梦》札记 / 107

- 一、红楼话茶 / 107
- 二、诱惑者日记 / 114
- 三、体验爱与美 / 116
- 四、神女 / 120
- 五、审美 / 122
- 六、红楼梦影 / 124

怜花意识：文人才子的心态与诗学 / 127

一、毁誉难明的诗人 / 128

二、喜谈风月的诗话 / 129

三、怜香惜玉的诗观 / 133

四、薰香掬艳的诗风 / 139

五、诗酒风流的时代 / 145

六、才子多情的传统 / 148

靖本脂评《石头记》辨伪录 / 155

一、前言 / 155

二、靖本传闻 / 156

三、靖本辨伪 / 158

四、结语 / 166

香艳丛书里的《红楼梦》 / 169

满人的《红楼梦》 / 239

《土默热红学》小引 / 257

一、何处大观园? / 257

二、谁是原作者? / 260

三、纠缠旧争论 / 263

四、打开新视野 / 265

五、土默热红学 / 269

六、红楼怎寻梦? / 273

高阳的红学 / 279

遥指红楼：夜访高阳于《曹雪芹别传》发表前 / 283

附录 / 291

横看成岭侧成峰：写在《曹雪芹别传》之前 高阳 / 291

书写、诠释与治疗：龚鹏程红学诠释及其开展 林素玟 / 299



红楼猜梦： 《红楼梦》的诠释问题

一、中国人的梦

清嘉庆九年，陈镛正在看《红楼梦》，遇到桂愚泉。桂力劝他不要看，因为当时刚好发生了几桩读《红楼》所引起的命案：常州一士人，一月之间，连读《红楼》七遍，以致神思恍惚、心血耗竭而死；又有一女子，酷嗜《红楼》，呕血，死。道光二年，乐钧的《耳食录》卷八也提到那时有个痴女子，因读《红楼》而冥思废食，奄奄一息，她父母赶紧把书烧了，希望她能好转过来，不料她竟痛哭：“奈何焚我宝玉、黛玉？”饮泣而卒^{〔1〕}。

这类因读《红楼梦》而丧生的例子，所在多有。一般人虽或不至于入此极端，总也难免对其中的情天欲海神魂颠倒。而父母养一子女，好不容易长到情窦初开，便被此等妖书勾引得一命呜呼，对《红楼梦》又怎么可能会有好感？不是拉杂摧烧之，便是诅咒写这种书的人不得好死。如毛庆臻《一亭

〔1〕类似的例子，参见邹弢《三借庐笔谈》卷四“小说之误”条、《世界丛谈新说林》卷二“天愤生论贾宝玉”条，均收入《红楼梦卷》卷四。

考古杂记》就说嘉庆间林清造反案中，被凌迟处死的都司曹某就是雪芹的后人；又建议把这种淫书一齐移送海外，去毒化老外，以报答他们运销鸦片毒害我中华同胞的雅意^{〔1〕}。此议甚妙，似较赵之谦说：“全部《红楼梦》第一可杀者即林黛玉”（《章安杂说》），尤胜一筹。

至于顾家相《五余读书麈随笔》所载：“光绪间沪上妓女有贾探春、贾惜春、薛宝钗等名，所欢赠以联云：‘我为黄浦江边客，卿是红楼梦里人’”云云，对曹雪芹来说，这可能比下拔舌地狱更值得痛哭吧！对曹雪芹的诅咒与赞美，恐怕也没有比这种具体行动更火辣辣的了。尤其是林黛玉，“屡嫁人而复屡为娼”，其为潇湘妃子者，岂如是乎？这实在是个绝大的讽刺^{〔2〕}。

但《红楼梦》既为一好小说，则无理由禁止妓女阅读。天下堂官皆可自拟为林妹妹，天下才子皆可自比于宝二爷，何以独不准妓女以黛玉宝钗相称？可见这种事虽然滑稽，在情理上却是不容非议的。相反地，这类现象，倒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。依现今流行之读者反应的文学理论来看，《红楼梦》一梦方酣，便引得这许多痴男怨女情迷意乱，引得这天下父母心烦冤怆痛，引得道学夫子忧心忡忡，引得上海群芳莺啼燕语不休，更引出若干续梦、后梦、补梦、圆梦、幻梦、复梦、重梦之类，恍兮惚兮，梦中说梦，真是漪欤盛哉！

《红楼梦》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魅力或魔力呢？

〔1〕论及此事者，尚有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卷八、汪堃《寄蜗残赘》、伊园主人《谈异》卷二、英浩《长白艺文志》小说部集类等。又毛庆臻谈到当时相传曹雪芹在地狱中受苦；梁恭辰《北东园笔录》四编卷四，也说曹雪芹槁死牖下、身后萧条，乃编造淫书之报应。

〔2〕有趣的是，俞樾认为《红楼梦》十二金钗之名，原即本诸妓女，《茶香室三钞》说：“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云：‘赵彩姬，字今燕，名冠北里。时曲中有刘、董、罗、葛、段、赵、何、蒋、王、杨、马、褚，先后齐名，所谓十二金钗也’，按此则今小说中所称金陵十二金钗，亦非无所本。”

老实说,《红楼梦》问世这几百年之间,它的地位和价值并不是没有遭到挑战。许多人读之不能终卷,许多人觉得它琐碎、枝节太多,对于它所叙述及传达的内容,亦觉烟云模糊,无从索解^{〔1〕}。然而,大体说来,它仍然可以算得上是这几百年间最令人着迷的读物。这期间,政权几经改变,物换星移、云翻雨覆中,独独《红楼梦》还散放着奇光异采,单单这一点,就很了不起了。

而更奇怪的是:大家喜欢的这本《红楼梦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,到今天仍然不太清楚。红学专家争论了几百年,至今作者为谁,原来面目如何、主旨何在等,恐怕没有一点已经获得了定论。它现存十二个抄本,各不相同,且差异甚大,批本状况也很混乱,厘析考辨,至为艰难。因此,整个《红楼梦》可以说仍然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。偏偏这团迷雾又以梦为名,遂愈发荒唐不可究诘了。

中国人的梦,有孔子梦坐两楹之间、有庄周梦蝶、有南柯一梦、有黄粱梦、有《西厢记》草桥惊梦、有玉茗堂四梦……,然而梦之奇、梦之妙,莫过于《红楼》。《红楼》以梦为名,以甄士隐夏日一梦开端,全书就是一场大梦,梦中又有无数小梦,环环相扣,成为梦的大观园。王希廉评本曾指出:

〔1〕贬抑《红楼》的意见,并不罕见,如尤凤真《瑶华传序》:“珍重携归阅之,费去五日夜心神,得其全部要领,似与从前耳闻阅者之赞美大相径庭。偶于广座谈及,而大众似有以盲人目我者,心窃疑之。”周永保跋亦云:“最可厌者,莫如近世之《红楼梦》,蝇鸣蚓唱,动辄万言,汗漫不收,味同嚼蜡。世顾盛称之,或又从而续之,亦大可怪矣。……散漫芜秽之《红楼梦》。”李慈铭则谓:“其中矛盾热戾甚多,此道中未为高作”(《越缦堂日记》补·庚集下,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)。也有人认为它不如《聊斋》,见方玉润《星烈日记》卷七十,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八日,《红楼梦卷》卷四引。但也有人认为书中矛盾处,可能正是作者特意设计的,如《卷》卷六引冥飞等《古今小说评林》云:“醉心《红楼梦》者,往往寻疤觅疵,挑剔书中情节。不知原书经曹雪芹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,曹氏胸罗八斗,心细于发,其纰漏处必有纰漏之所以然者。……其纰漏处均是绝大关键,惜后人吠影吠声,不特厚诬作者,抑且唐突古人矣。”

从来传奇小说，多托言于梦。如《西厢》之草桥惊梦、《水浒》之英雄恶梦，则一梦而止，全部俱归梦境。《还魂》之因梦而死，死而复生，《紫钗》仿佛似之，而情事迥别。《南柯》《邯郸》功名事业，俱在梦中，各有不同，各有妙处。《红楼梦》也是梦，而立宪作法，另开生面。前后两大梦，皆游太虚幻境，而一是真梦，虽阅册听歌，茫然不解；一是神游，因缘定数，了然记得。且有甄士隐梦得一半幻境，绛芸轩梦语含糊，甄宝玉一梦而顿改前非，林黛玉一梦而情痴愈锢。又有柳湘莲梦醒出家，香菱梦里作诗，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，妙玉走魔恶梦，小红私情痴梦，尤二姐梦妹劝斩妬妇，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，宝玉梦至阴司，袭人梦见宝玉，秦氏元妃等托梦，宝玉想梦无梦等事，穿插其中。与别部小说传奇说梦不同。文人心思，不可思议（总评，页八五）。

二知道人《红楼梦说梦》更说这本书显现了梦的春夏秋冬诸意境。确实不错。而自有这本梦书以后，便又出现了无数的复梦、续梦、后梦、补梦、重梦、圆梦，出现了无数解梦的书，解之、辨之、考之、说之、猜之……寢假而逐渐成了“梦魔”，使人疯魔^{〔1〕}。

其所以如此，是由于从前各种梦，都是个别性的，都只能诠释人生某一些部分，《红楼梦》则几乎包容了中国所有的梦境，梦之各种面貌，亦皆显现于其中。故《红楼梦》一出世以后，中国人一切关于梦的想象、观念、梦与人生的关系等等，就都荟萃压缩到这本书里。整部书，就是大荒山无稽崖石头幻化出的一场大梦。

二、梦醒了吗？

梦是会醒的，因此梦时与醒时，即是一种对照。历来处理这种对照关

〔1〕张爱玲即有《红楼梦魔》一书。

系，有时是以梦为幻，以现实为真，有些则据梦中之幻显现实之所谓真并不一定真，用梦的迷惘，逼人通往人生的超悟。于是在梦与醒的对照之中，即形成了迷与悟、真与假等对照关系。

但《红楼梦》的复杂，是把这些对照关系混淆了，真真假假、迷迷悟悟、若真若假、若迷若悟。所谓：“假做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，太虚幻境，就是真如福地（见一一六回）。前者虚幻、后者真有，但同属一地；犹如甄宝玉与贾宝玉，一个热中，一个痴情，但同是一人。即真即假，即假即真，真假之间，好不困扰人也！

由于这种特殊的梦境设计，使得《红楼》跟中国所有的言梦之作，都不相同，迷离惝怳，归趣难穷^{〔1〕}。但，问题尚不止于此，我们必须知道，梦既可牵引人到一处神秘离奇的幻境，也能让人通过梦而得到了悟，前者如黄帝梦入华胥国，后者如庄周之梦蝶或黄粱一梦。然而，《红楼》真真假假，虚幻与真实混揉为一，迷与悟的界限便不甚分明。它究竟是要引导读者进入桃花源，去寻访那有情有爱的世界^{〔2〕}；还是要借大观园之风华富艳，点醒读者：繁华如梦？而更糟糕的是，它写梦，写得太美丽、太迷人，虽说：“喜笑悲哀都是假，贪求思慕总因痴”，而要“引觉情痴”。但是它所刻画的情痴、所描写的喜笑悲哀和贪求思慕，才是真正动人的地方。读《红楼》者，大都爱宝玉之痴情，而对甄宝玉没什么感觉（有时还很嫌恶他），更甭提什么觉

〔1〕二知道人《红楼梦说梦》云：“雪芹之书，历叙侯门十余年之事，非若邯郸南柯，一刹那之幻梦耳”，所见犹浅。

〔2〕同上引文又曰：“雪芹所记大观园，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。其中林壑田池，于荣府中别一天地，自宝玉率群钗来此，怡然自乐，直欲与外人间隔矣。此中人呖语云：除却怡红公子，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。”余英时《〈红楼梦〉的两个世界》说，大体即持这种看法，说大观园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理想世界、未许凡人来此之仙境；且它基本上是一个女孩子的世界，除宝玉外，更无其他男性住在这里。宋淇大致也这样认为，见《论大观园》（《明报月刊》八十一期，一九七二年九月）。余英时文，则分别见他《历史与思想》《〈红楼梦〉的两个世界》二书。

悟了^{〔1〕}。程郢秋《碧岩馆笔记》记载当时人的感慨，说：“一部《水浒》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；一部《红楼》，教坏天下堂官及各津要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^{〔2〕}。前文所引读《红楼》致死的几则社会新闻，更可以看出这个趋势。宝玉明明是一个“魔迷本性，狎婢乱伦，无所不至”（青山山农，《红楼梦广义》）的无肠公子，世人却偏偏爱其为“一多情种子”，而且“人人皆贾宝玉，故人人爱林黛玉”（见赵之谦，《章安杂说》）。

这到底是小说佯做超悟语，而其设计却是存心要让人见识见识情痴欲海的风光；还是本想指点世人超脱妄情，却反而引导人走入了魔道？抑或一般读者都搞错了，《红楼梦》是写给天下能去做和尚的人读的，不是要写给一般人看（见黄钧宰《金壶浪墨》卷八）。所以把世间一切荡情佚志、荒淫偏邪之事写出，希望让人能知所警惕、能够觉悟。

换言之，《红楼梦》是“情书”还是忏情的“悟书”？

显然很多人认为它是情书，嫫嬛山樵的《补红楼梦序》说：“古人云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，故情也梦也，二而一者也。无此情即无此梦也，无此梦缘无此情也。妙哉！雪芹先生之书，情也梦也，文生于情、情生于文者也。”花月痴人的《红楼幻梦自序》说：“同人默庵问余曰：‘《红楼梦》何书也？’余答曰：‘情书也。凡一言一事、一举一动，无在而不用其情。’”汪大可的《泪珠缘书后》说：“《红楼》以前无情书、《红楼》以后无情书，旷观

〔1〕涂瀛《红楼梦论赞》：“世俗之见，往往以经济文章为真宝玉，而以风花雪月为假宝玉。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宝玉者，与贾宝玉缔交，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，而其后为经济文章所染，将本来面目一朝改尽，做出许多不可耐之事。贾宝玉伤之，故将真事隐去，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，为自己解嘲，而兼哭其友也”，竟认为批评甄宝玉是全书主旨。郑光祖《一斑录杂述》卷八则说：“既有假宝玉，何必复及真宝玉，是为疵瑕”，更是以叙述甄宝玉者为可删。这当然是由于不明白《红楼梦》全书的设计使然，但正可以看出一般人对甄宝玉的观感。斗争论红学更是极力批判甄宝玉的禄蠹性格。

〔2〕又见胡林翼《文集》卷七一《抚鄂书牍》。《李慈铭日记》咸丰十年八月十三日亦云：“凡智慧痴騃，被其陷溺，因之茧弃艳乡者，不知凡几，故为子弟最忌之书”（庚集下）。

古今，《红楼》其矫矫独立矣。”方玉润的《星烈日记》说：“《红楼梦》特拈出一情字作主，遂别开出一情色世界。至宝玉遁入空门一段，事属荒唐，未免与全书笔墨不称，何必作此荒诞不经之说也哉？”都持这种见解。认为情才是全书主旨，悟只不过挪用了中国文学传统的老套，故作门面语罢了。书中真正吸引着他们的，是那缠绵往复、痴绝奇绝之情。故非非子曰：“《红楼梦》，悟书耶？非也，而实情书。其悟也，乃情之穷极而无所复之，至于死而犹不可已，无可奈何而姑托于悟。”（《耳食录》二编卷八）

然而，《红楼梦》中，美人香土、燕去楼空之感，触处可见，真的是毫无所悟吗？讷山人《增补红楼梦序》说：“其书则反复开导，曲尽形容，为子弟辈作戒，诚忠厚悱恻，有关世道人心者也。顾其旨深而词微，具中下之资者，鲜能望见涯岸，不免堕入云雾中，久而久之，直曰情书而已”，就是对主情说正面的批评^{〔1〕}。

大体上，主情说认为全书主干，在于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，以泪偿债这件事，因此一写到林黛玉魂归离恨天之后，全书也差不多没啥看头了^{〔2〕}。主悟说则强调全书主干在于石头经历一番梦幻的过程。两派着眼不

〔1〕胡寿萱说：“因恐阅书者不知其无情，误以为情史，则将秦钟之死、可卿之亡，卷中先后叙明，大书特书，一情不留”（《论红楼小启》）。江顺怡《论红楼梦杂记》更正面批评主情论者：“或以为好色不淫，得国风之旨，言情者宗之。明镜主人曰：《红楼梦》悟书也。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，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。缠绵悱恻于始，涕泣悲歌于后，至无可奈何之时，安得不悟？”

〔2〕如吴云《红楼梦传奇》序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大抵主于言情，颦卿为主脑，余皆枝叶耳。”解盒居士《石头臆说》：“此书专为灵河岸上之谪仙林颦卿一人而作。……此书既为颦卿而作，则凡与颦卿为敌者，自宜予以斧钺之贬矣。”最妙的是，犀脊山樵甚至说：“余在京师，尝见过《红楼梦》原本，止于八十回，叙至金玉联姻、黛玉谢世而止。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，不知谁何伦父续成者也，令人见之欲呕。”依今天所能理解的版本状况来看，不可能有这种“原本”，或许这正是这一批林黛玉迷的杰作哩！因为谢鸿申《答周同圃书》就曾建议：在黛玉归天时，正文就应斗然终止，以求简净（见《东池草堂尺牍》卷一）。